



外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

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賦一作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肯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堦
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恠兮託
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邀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
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
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
羨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

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
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

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
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
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
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旣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

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鑿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乎人羨久生不可久死其柰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
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

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

疑是坐思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
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
况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

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
擷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
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澹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
以析醒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絲繁藕以全折杯
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
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挑根
而待搢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撓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螺贏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阜隸嗚呼所謂螟
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螺贏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竭
彼鴛鳥兮善啄吾利汝啄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
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
滋兮鴛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裳金不輔治兮器不办鋸木至老朽兮不見苗殃聖
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

而與能丹翠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闕兮華照
欄榜高構峻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裸而寒材者
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
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而手
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
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
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
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髡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
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
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 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
謹齋心禱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
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永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
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
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
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
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
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
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

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鼓玉旅于闕庭納于廡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
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

一作歌詩之詠

流于樂府象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
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
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
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
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
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
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頌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滄淪道源匯流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
廼以荆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

陶洛之士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来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号耽耽
黼帷檐檐天威可瞻庭号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号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司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
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劔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
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蜜吉蔚悉永郢鼎

頽不官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壽茂實宥湊憲充漢簡萬演海岱解蔡秦
愛欽潯金深柳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闕句絳
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 冀利句濟

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
鹽甘崑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欽古句魏惠桂

貴句遂具瑞雋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百岳
鄂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扣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

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邊交洮字句右 卬通龍洪

蓬蒙句 邕同戎忠松籠上句右 連綿澶安延丹端句 宣
 檀驪蘭潘田密句 湖蘇舒滁廬渝瀘句 梧蒲徐廊扶
 儒禹十四句右皆 秦邠麟汾句 均陳温春句 筠辰文循句
 銀雲勤岷句 杭揚江黃句 常漳康襄句 房坊商滄句
 洋昌讓長十句右皆 并青瀛登成明句 衡彭英瓊邪洛
 涇寧昇榮橫藤句 以興營平庭澄十句右 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涼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衣府撫乾虞濱賓融容渭衛全
 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亦 辨涼梁祁岐鄆單宿
 肅磁慈維維峯封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

下同和近者 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蕭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城圖有高富瀧當四州
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荷花賦 此土疑是而脉脉而朝朝一無此字

咏木辭 五財一作材

哭女師 兩疑毛字

會聖宮頌 于茲一作於茲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本論 時論 三首 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上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譔譔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岷疆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令相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
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
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
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
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
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
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

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屈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
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
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
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
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
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
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
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
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

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

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

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

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
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
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
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
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
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
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
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魏也
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
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
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
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
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
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
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

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乎一有字平王之遷國地雖盛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乎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

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成仲以羌赫

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耻爭之不勝
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憚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沉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上建稱之於蜀揚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

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柰何乎曰不然其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入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

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

德不及湯

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

秦之亡仁義驅其人

人敦若漢唐之始也

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

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

魏至手晉而

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手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

人不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財一作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歛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困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入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
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
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
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
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
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
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
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
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
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
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
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
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
乏時嘗舉責一作於主人而後償一作之息不兩倍
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
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
之敬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眾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與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

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
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
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
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
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
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
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
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
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
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

此古之善知天者也有司之調度用一作足一歲

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

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

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

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

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

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
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
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
闕國家弭獫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侍罔
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此外固無築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當今之議要在平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
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疑畎水衝民田祗百戶妨
閔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漑田之迹湮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
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井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割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虜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虎址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此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顛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讀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可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善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崩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亦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矣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天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修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

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彙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外集卷第九

本論

以教道

道導

而於

而於

立法

以制

之制

之財

海

有方字上

敢驕

又驕

原

正統論

正統

之論

作

其不

其詩

下

同於

列國

仲尼

以為

至

以加

正月

周也

乃作

春秋

自平

王始

去推

尊周

室明

正統

君遂

起元

而明

法故

書王

以加

正月

魯隱

有公

左驗

其驗

唐授

之隋

受下

同至

其

有於

字下

明

正統論

其上

則

是

天

下

之

君

可矣

相兼

將

安

與

乎

篡

位

正

謂

之

正

統

乎

及

此

五

代

國文卷五十九

三十九

海三字上一

道導一作

而於一作

立法以制

之制

之財

今四

原正統論

正統之論

作

其不

其詩

下

同於列國

仲尼以為

至

以加

正月

周也乃作

春秋自平

王始去

推尊

周室

明正

統之所

君遂起元

而明法故

書王以

加正月

魯隱

有公

字

左驗其驗

唐授之隋

受下同

至其

有於

字下

明正統論

其上則

是

天

下

之

君

可矣相兼

將安與乎

篡位

正

統

萬

世

謂之正統

乎及此

五代

是也

六

字

魏

大公之器也

正統

字

下

得

之

者

少也

而重也

至

乎

不

得

已

則

推

正

後

正

作

其

夫

始

皇

秦論

其德

功

德

其

夫

始

皇

正

統

者

多

矣

其

用

德

而

其

大

體

往

不

能

改

作

若

以

德

所

附

之

何

秦

也

如

三

代

之

相

傳

功

德

使

後

世

以

漢

興

耶

非

甚

醜

秦

則

不

能

私

說

乎

然

後

遂

或

其

後魏論

迭強於諸侯

此下一有矣字

有所不取也

此下一有天地之生

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為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禮義而為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為順以賤者干貴者為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

符堅

此下脫當堅二字

梁論胡謂而從之

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

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為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

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

之使學者有考焉

原弊贍無節

贍一作贍

今坐華屋

今字下脫夫字

請試言之

一作

外集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

經旨

石鷄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

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

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

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

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

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鷄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

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六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

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鶴來巢不書幾鸛鶴豈獨謹記於石

鷓而忽於麟鸚鵡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
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
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
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
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
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
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

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
瞽瞍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
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
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
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
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
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
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
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
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

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王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

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

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

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去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曰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恠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

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臂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恠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
燕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
泰然則大地鬼神之神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
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
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
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
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
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
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
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
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
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
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

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
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
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
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
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
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
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
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感使人事脩則不廢天地鬼
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
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

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
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
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恠也故有聖人之
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
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
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
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
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
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
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
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
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
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
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
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
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

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
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
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
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
者先儒旣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
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
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踈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
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
俗善惡之事闊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踈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

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合之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
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
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
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
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
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
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
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

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
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辨
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
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在商爲變而
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
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
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
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

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始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

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

終之以平桓平相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大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鄆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

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

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

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

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

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

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詆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如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妲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

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子謂史記兩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一作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為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為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石鷁論獨經一作獨

辨左氏人事也一作警聵一作

易或問文海作答問於泰於否文海作而

二南為正風解可與不可一作亦

定風雅頌解滅然滅字
十月之交解亂說歸向疑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

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

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

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作考有以來畜德

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

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

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

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
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
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
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
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
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
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
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
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
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
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顧資產之有
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
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
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

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
為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
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蹙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
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為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
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
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
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
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

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
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
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箴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二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
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表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貶監陳州推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

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比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
颯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 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戎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知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乖裂
焚蕩翦雜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
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
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
潭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揚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廵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篲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數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比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擲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文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錄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於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又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
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
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
辨出之獄官府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
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
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
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
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
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沁水主簿文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夫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
丞古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
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
有子曰沈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代祖儀
為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偽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
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
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天將辛真定君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
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
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婦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祗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于一作太保諱景之廟為魯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諄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解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
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
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
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爾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
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
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
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
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
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
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
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
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
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文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祁公神道碑景祐

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於
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

德

諫議楊公墓銘錄

一作學乎聖人 四字上一其婦字

上一有封字

王公墓誌水丘氏

集本水丘

薛君墓銘

又監

一作監

盧氏墓銘

將作

二字上疑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

一作郭

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楮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

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

一無
二字

生而淑沒也何思矣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推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備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

三字一作市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
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
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
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愛常時溫和不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
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
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
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
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
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
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
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
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
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
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
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衮冠盛事錄
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杭世久
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官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王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號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麤殆不可
為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
海歐陽脩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解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吊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槩其後剛潤頗多
題曰瀧岡表在居士集第二

卷五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實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

吾之所時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
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
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侈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手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至予脩

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所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莪莪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踈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慶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立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揚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揚公之女也揚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揚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揚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

張本一作張氏

荆門荆作

其家一作居

益威益上

有族嘗世家

嘗作當家

節之無之

跋墜作跋

及其作及

夫見其莫見見作

謝賓客魚袋

無袋

張司錄山東

山下有

可兼可作

先君墓表皆無恨

石本龍州

歲

取百千作十一抱汝

文纂作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

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